



懼菴集三

疏書雜著序

16
2334
3

五



2384
卷一子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

擬辭職兼陳所懷疏

臣以嶺外疎賤生於蓬蓽性復昏昧無所知識嘗從事科業略窺古紙而只是尋摘章句而已到今年近六旬神識愈暗前言往行略無記存世事時務全是蒙瞽甘作 聖世閒物老死窮巷而止無一毫分外之望矣不意迺者為鄉人誤薦於地主末乃上徹天聽至有給馬起送之 命遽及於螻蟻之賤臣承命驚惶神竄飛越臣雖遐方至愚無似之物豈不

知有召不俟之義而第此無前 隆眷非草野微賤
之臣所敢當者所以聞 命以來廢食忘寢罔知攸
措既又自語於心曰惟此微臣之誤薦於 聖聽者
乃是有司不察之過而臣若夏為承 命逡巡不卽
竭蹶則不但分義之涉於猥越有若才德抱負之士
進退自重者然倘有自 上召命不但一番而遽已
則是不惟有司之誤薦於 殿下抑亦臣之欺 殿
下也以此以彼晝夜思量與其終歸於猥越偃蹇之
科莫如承 命亟進置身闕廷暴此愚陋之實之為
愈也所以抗顏冒恥奔走馳詣得近於咫尺 耿光

之下燭之而不近似叩之而無一存然後臣之庸惡
陋劣之實無所逃於 天鑑之下謂宜有斥退之
命使之歸死于鄉廬之中乃臣之榮非臣之恨也畢
竟 特降調用之 命以至繕工之任遽及於臣臣
既驚惶震悚不知所以仰白而抑又不能無疑於
聖世之用舍也臣伏念以 殿下之明俯臨小臣之
愚駭何嘗有一毫少槩於 聖心哉特以既召之後
不可以虛棄有此除授之命也在 殿下如天盛德
何等廣大何等包容而其於 國家慎官方之道大
有所不然者夫用舍之間安危所係其難其慎古有

明訓固不可以微末之職而忽之也今若以召來之
故而不論賢愚不問淑慝如臣無似之物一例有除
授之恩則臣恐希覬 恩寵之人多來於 殿下
之庭而粗守廉隅之士或恐望望而去也而况名器
爵祿人所奔趨苟以虛名無實之人而粹然舉而昇
之則宋臣蘇軾所謂彼不得者舉皆以沉淪為恨恥
不若人何所不至者誠真切語也若爾則 殿下調
用微臣之舉適足為開倖門之一端而將使微臣為
遠近之所藉口則臣今日之職非臣之榮而實為臣
之所大愧者也臣於蒙 恩之日非不知趨即辭歸

而怵惕惶悚之極有不敢倖倖黽勉隨行今已浹旬
而一端廉恥之性終有所不泯茲敢冒萬死仰籲焉
伏乞 臣所帶繕工之職亟 賜遞改一以存 國家
重官方之道一以使微臣得免竊位負乘之譏則臣
當歸去草野雖轉死溝壑而無所憾也但臣以草野
賤跡煩 九重千里之召無一語仰答 聖眷無一
策仰裨 聖化虛來虛歸者誠可為沒齒之恨而臣
賦性至愚所存全蔑只當撫躬自悼而已然設使臣
略有測管之窺坐井之觀立於 殿下之廷更何敢
容喙乎 殿下聰明睿知卓出千古文理密察迥邁

百王凡於天地間百千萬事上下千百代治亂之道靡不洞照而明察非有可待乎芻蕘之仰陳臣何以知其然也臣於天地之大日月之光有不敢擬議而形容然就其愚夫婦易見者而言之伏見 殿下卽阼之初頒下十件條目自正名分至于行面談纖悉曲盡無一或遺莫非爲邦之要道揀弊之先務眞所謂一病一藥對症良劑者也若使此十件條目著實施行則凡所以挽世道回泰運使此海東一域躋之仁壽之域者特一反手之易也雖使漢之賈太傅唐之陸宣公復生今日爲 殿下仰陳之謨恐不出於

此十條之外也以臣至迷至愚之見更何措一辭也 臣獨怪夫十條頒下之後于今二十載矣每盥手伏讀想望太平之治亦已久矣而迄未有治化之更始政令之改圖終是因常襲舊百弊滋甚式至于今近年以來上而天譴之示無所不至下而民生之困愈往愈深和氣漸銷愁怨滋多目下所見似欠聖世氣象則臣今然後始知 殿下前日十件條目竟無施行之實而只是空言而已文具而已然則今日之所仰勉於 殿下者顧不在乎他只是行之一字而已行之之實不在乎他只是行此十條事而已傳曰明

辨之篤行之又曰言顧行行顧言古語又曰言之非
難行之爲難以 殿下孜孜求治之勤若初不論時
弊之何如救之之何以而不卽行之猶之可也今
殿下旣洞燭其弊繼之以救之之方發之於絲綸布
之於耳目而終未見行之之實此非獨愚臣之所慨
然草野人士之所共然者昔漢之武帝招致魯申生
申生所言只曰顧力行何如耳當時武帝以申生之
言闕於事情不爲之傾聽自今觀之武帝平日欲效
唐虞之治而竟不能致之者都是不能力行故也從
古昇平之世例多有翫愒優游之習終至於莫可收

拾之境歷歷前代已事可驗此臣之所以必以行之
一字冒昧仰陳而不敢以申生之見謂迂闊自外於
殿下之前者也臣竊謂申生一語實爲今日受用
之最要切最緊急之務而若其用力之方則又不在于
乎他惟在乎誠不誠如何耳以我 殿下緝熙之學
不待愚臣之煩縷而後可以燭照也臣生長於先正
臣文元公李彥迪之鄉自幼少時熟見其遺集中所
載一綱十目疏而所舉一綱亦不出誠之一字而已
殿下倘於萬幾之暇特加三復以備 聖躬誠明
之學而爲頒下十條之綱則上而昭天心災譴之可

以消也下而蘇民瘼愁怨之可以息也向所謂挽世道回泰運躋之仁壽之域者皆可以得之於此矣今為殿下陳勉誠身之道又何必架壘而陳之乎臣不勝畎畝憂愛之忱迺於辭免之章并寓芹曝之獻惟殿下垂察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龜岡書院請額疏

伏以朝家褒獎之典士林尊尚之道不越乎道德也事功也文章也此三者古之所謂不朽者也而有德者未必有功有功者未必有言故朝家之褒獎

士林之尊尚亦不求其備雖一行一節之人尚且表章而揄揚之况一人而兼有此三者赫赫照人耳目歷百世如一日則雖或時代之相革事蹟之已遠而其所表章而揄揚之者有不容少緩矣臣等猥以麗朝文忠公臣李齊賢殿享之所請額事裹足千里仰首齋籲於尺五之天伏乞聖明畱神澄察焉文忠公臣李齊賢即吾東命世之賢也當麗代之季歷事五朝四入相府其道德事業文章昭載於麗史及輿地勝覽東國通鑑諸書不翅如日星之炳烺姑以文集之所載者略舉仰陳焉在元之初程朱之

學未及行於東方國俗尚質士趨未正而及白頤正
得程朱性理之書而東還也齊賢首先師受為羣儒
倡以啓我東方道學之源且麗朝崇佛之際學子皆
從釋子以習章句雕虫篆刻之徒日繁而經明行修
之士絕少也齊賢告於忠宣王曰殿下誠能廣學教
謹庠序尊六藝明五經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
而從釋子舍實學而習章句者哉將見雕虫篆刻之
徒盡為經明行修之士矣此實與朱子興學校明教
化之訓同其揆矣且其告君之書略曰今王以古者
元子入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重業可不小心

翼翼以敬以慎敬慎之道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
向學請擇賢儒二人講孝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又選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
十輩為侍學左右輔導四書既熟以次講明六經驕
奢淫佚狗馬聲色不使接于耳目習與性成德造罔
覺次論親宰相斥褻狎昭儉德罷私藏以成君德以
厚風俗正與程叔子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習與智長
化與心成之論同其旨矣此可見齊賢學問之正而
推之以輔養君德也元至正間分天下為九省以高
麗為征東省將欲變制從胡齊賢上書都堂以九經

章柔遠人之意辨之請國其國人其人終使箕封舊
域不變冠帶之俗則正所謂微管仲吾其爲左衽而
於東方實有百世永賴之功矣東方之今古名賢能
辨此者有幾人哉且當忠宣王之流吐蕃也奔問萬
里不避艱險獻書元郎中及丞相拜住辭旨懇惻忠
憤激切得蒙量移于朶思麻之地尋命還國恭愍王
之在元也命齊賢權斷國事十年秉政人無間言則
此可見齊賢事功之大而兼之以忠愛至誠也及其
覲王江南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嘗過則天
墓有詩曰歐陽儘名儒筆削未免失邢將周餘分續

我唐日月後得朱子感興詩而自驗其脗合於考亭
之論至如諸作文詞渾厚博大清道典雅亦皆傳播
於中國而中國之學者莫之或先若姚燧閻復元明
善趙孟頫諸人皆以爲莫及歎賞不置乃若樂府諸
篇備述衆體法度森嚴句句字字皆叶音律獨得東
人之所未解則此可見齊賢爲文章之宗而卓越乎
諸子也嗚呼我東方自羅麗以還不無豪傑之士輩
出於其間而若其崇正學於朴質之世闢異端於風
靡之際措諸事業則有百世永賴之功著于文辭則
爲三韓羣儒之宗者則齊賢一人而已是以故文靖

公臣李穡卽齊賢之門人也撰其墓誌曰學問高明正大讀史法春秋之大義得綱目之宗旨銘曰北斗泰山昌黎之韓光風霽月眷陵茂叔又結之曰道德之首文章之宗序其文集則曰東人去靡陋而稍爾雅先生化之也北村湯炳龍中國之名學士也贊其真像曰爲人之宗爲儒之通於學則充於道則隆存心以忠臨政以公故儒臣李崇仁并世之賢也亦曰李文忠道德文章師表百世茲數君子之論蓋躬炙親襲心悅誠服而發之則千載之下庶可以想得其爲人矣入我朝故文忠公臣徐居正有言曰性理

之學盛於宋自宋以上思孟以下作者非一而獨韓愈爲近正高麗光顯以後文士輩出而程朱之書不行於東方其論性情義理之奧純謬抵牾而惟益齋圃隱倡明道學文襄公臣梁誠之又以益齋道德當陞配文廟數次上劄俱載於其文集中故參判臣俞好仁有曰益齋文忠公以文章德行名振天下遺風餘烈亶亶不衰又於成廟辛亥命重刊遺集時集賢殿應教臣金鑣奉教跋曰實與麗史相爲表裏文簡公臣李晬光師友錄曰李益齋十五冠成均又中丙科人皆呼益齋而不名其道學之風成可知

文忠公臣柳成龍追題跋語曰高麗五百年間名世者多矣求其本末兼備始終一致巍然高出無可議為者惟先生有焉此莫非先後諸賢信筆之可證者也噫今去李齊賢之時凡四百四十有餘年先輩之所稱許如彼其盛後生之讀其書聞其風者亦莫不欽仰而聳歎焉其在士林尊尚之道合有俎豆膺享之議矣是以粵在 明廟辛酉故提學臣李楨始建西岳書院於慶州而欲享李齊賢先正臣文純公李滉貽書申勉而未果遂其意亦在先正遺集中矣其後後生晚進追述文純遺志俎豆而尊奉之尸祝而

崇報焉金川則有道山祠慶州則有龜岡祠蓋以棟宇安靈士林之責而扁 額顯褒 聖朝之典也况此東京卽李齊賢桑梓之鄉也杖屨之所也受封之土也今於數架揭虔之宇若未蒙 恩額之宣豈不為 朝家之闕典而士林之抑鬱乎茲敢不避斧鉞仰贖 天聽猥越之罪無所逃誅而方當 聖明崇德尚賢之日一道公共之論有不能終泯而號籲之煩亦不敢自恤者也又以已行之例言之順興之紹修書院享文成公安裕禮安之易東書院享祭酒禹倬 列聖俱已 賜額國家之於勝國名賢其所尊

尚不拘世代之稍遠乃是 列朝之盛典則今於李
齊賢貫鄉院宇之揭 額宜無異同允為 朝家崇
賢之盛意也明矣伏乞 聖慈亟賜鑑察 特許龜
岡書院 宣額使廟宇有所增光士林有所矜式焉
臣等無任激切屏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書

與鄭立齋

五年前霎時傾蓋在稠擾中執事能記得否鄙懷尚
耿耿第老蟄已甚道里且夏末由夏際德宇只切傾
嚮而已迺者幸因鄙門年少歷候仙庄而歸說執事

起居甚詳備審向者道體動止冲衛區區仰慰倍品
歲色忽新春意正闌遠惟益加滋重樹仁自以人世
一蠹虛送許多好光陰到今奄奄垂盡之日百悔交
集有不可追昔人所謂悲歎窮廬亦復何及者正為
此也古固有老年箴傲者此可為年老者百世師範
而平生頹懶已成痼疾竟無醫得之術只自咄咄而
已仄聞執事向裏家學積有真工推以及人至遠近
信從者眾趁此清和時節乃有絳帳談經之會人間
之樂孰有過於此者乎健羨之餘惟恨縮地無術不
能置此身於講席之末與聞緒論也此去族姪生長

孤陋素無見聞而可喜者姿性而已前此聞有納拜
高門之儀始知其志趣亦有不凡者執事不以爲陋
而拒之尤可見容接之盛意但蒙矜之質不合周旋
於長者之門想在德量曲恕之中而爲渠門老者亦
豈無慊媿之心也因此晉侯復暫修侯儀以致向想
之意臨紙老懷不勝悵惘

與金判書尚集

棠車遽歸之夕蒼茫奉別儻已數載且於其間承有
胖合之憾而落落千里末由以一紙獻慰迨今西望
悵恨無已忽此意外又有過嶺之行莫非 恩譴何

必澹慨而第揆以私義惶悚則有之矣伏惟此際賦
鵬餘動止萬衛樹仁索居委巷爲一副當塵累纏繞
漸與卷中文字疎闊只自玩愒時日每念疇昔勸勉
之盛意伏不勝媿歎自承 譴命之後當晉慰於座
隅而代步甚艱迄未遂悵恨何如之竊惟閣下今日
之行古人所謂眞試一番者丈夫舍達只當付之於
天而已况天怒不竟日 賜環無朝暮以是仰祝餘
伏冀循序保齋

答俞明府漢謨

跼伏窮巷一未拜候於梅閣之下而盛德不較至有

委送親胥兼致華訊擊讀再三感悚交并仍審際茲
蒸炎政履動止晏重區區溍仰樹仁杜蟄已久衰病
侵尋况此炎節又添暑症伏枕叫苦之狀有不足仰
煩而竊有所惶仄於私心者此物有何毫髮之可取
而萬萬分外自 上有給騎資送之 命顧此 隆
眷實非草野寒賤之所敢當者承 命踧躅亦不能
無憾於下執事也目今 恩旨既如是懇摯營督又
如彼頻繁揆以私分卽當匍匐上道暴此愚陋於
天陛之下而適此賤疾如右千里炎程萬無致身之
道伏望以此由回報營門備達民之情勢使此濱死

之民在家調理得保縷命豈非萬幸耶當躬晉仰陳
而一步亦難敢此替達下諒如何

與尹方伯光顏

叨陞禮筵獲覩三古盛儀仍遂一識之願自顧慶幸
迨不能已已伏惟寒威比酷巡宣體度萬衛區區仰
頌頌者猥以賤齒在列至承乞言之教而緣稠擾未
有一字仰副歸後塵得依據畫葫今始伏呈而但文
字短淺無以鋪張好事不勝慊媿之極一辭棠閣公
私迴隔無緣更承下誨只增瞻悵餘伏冀為 國保
重

展墓時霎然奉晤迨今耿耿匪意獲拜尊札披讀數
三可攄前日未盡底懷也謬囑亭記愚不敢承當然
而亭扁之必以友烏云者不能無怪焉古固有不遇
於世而與禽鳥爲友者或鶴焉或鷗焉鸚焉之數物
者君子取其白而友之固也而若夫烏之爲物黑詩
云莫黑匪烏惡之之辭也人之所共惡而執事獨取
之何也是蓋病俗之徇外而遺內只是粉其形貌粉
其言辭粉其動靜行止而已而無其實也雖然內外
交修君子之所貴而忽於外者未必其中之能守則

答李元述

幸勿以矯世俗之失而忽於外日加澡濯之工而終
歸於表裏之俱潔則奚直與形質局定之烏不日黔
而黑者比倫哉

答南子雲

月前情翰兼之以辱和瓊韻足慰向來忽忽逢別之
懷迨今珍藏篋裏有時圭復念倦也際茲楓菊佳辰
仲氏兄新占溪山一倍鮮淨卽想筇鞋日夕還往墳
簾酬唱政爾成趣如弟滾汨塵冗者烏得無向逞底
懷耶迺者仰呈鄙吟自知昔闕甚矣而盛意不可負
聊以塞責頃承回眎不施鍼砭之惠乃以爽實之語

慰藉之太甚甚非平日所望於切磋之益也俯和韻
語可見紆餘醇熟之味性情流出誠非誣也若其聲
色之不甚炳煥者非兄之不能乃不肯爲也庸何傷
乎弟之此語非敢評品爲也實陳管見豈效吾兄徒
爲溢美之辭而已耶古人詩曰不須到處要驚人
是知詩者只是言志而止不必務爲新奇以犯先輩玩
物之譏然衰暮遣閒之資亦無過是也如弟之或嘗
有意於畫葫者亦爲是也第恨目下冗長敗興者多
相愛而好詩如吾兄伯仲氏者相距稍間未得與之
細論鼓發人意患有時南望只增雲樹之思也前書

有因此相和之眎故略用前韻忘拙更呈或爲間中
一笑之資否不宣

答權太初

卽因遞便謹承情訊從審晚炎學履起居有相第膝
下之憂尚此支離止慈悶迫之懷可以想得慰仰之
餘繼之以貢慮不淺樹仁萬不料外遽承 下召之
命實非微賤之身所可堪者其爲怵惕惶悚當復如
何一自承 命以來百爾思量因知攸措而近復營
府之督至於三四乃今不暇裁度妄以愚見浚定應
赴之計將以明日發程矣際此吾兄先施惠問滿紙

辭意極其申複可想兄爲人謀忠之誼多謝多謝兄
既披悃以悉弟亦敢不念煩敷此腎腸耶弟之守拙
窮廬無復一毫分外之望相愛如高明者實所稔知
者也今此下召之命實出格外必是鄉人誤薦之
致自顧愚昧之物萬不稱自 上所求豈肯安心出
脚敢當不敢當之 恩命哉非不知抵死閉門以守
素志而第念人之行止當自量己分而已蓋弟之平
生以應舉常調之人不敢效山野隱遁之高者乃衆
人之所共見也今於 召命之日遽作逡巡卻顧之
狀則中情雖出於不敢自當而以外面觀之則無近

於偃蹇自重以養時望者哉若自 上召命不但一
再而已繼此而或有 恩數加隆則將何以自當乎
此弟之所以不敢膠守素志者實避自處山林之名
而今執事反以應 召出脚爲云云是非相悉之意
也且所謂近於旌招者尤不能無疑也蓋孟子以宣
王不以賓師待之而以臣禮召之故以爲非其招也
以虞人旌招之不當譬之若用之於今日之事則似
不倫矣若如兄之言則如弟者亦當如鄒夫子之自
重以待賓師之禮然後乃可出耶且古之自守其志
不輕出世者其類亦不一如孟子之必待賓師姑舍

無論如沮溺荷蕢者固不當爲後人之所準式至如伊尹孔明之必待三聘者乃是大抱負大經綸自重者之所行也兄其試看我其可謂有大抱負耶有大經綸耶大抵弟之所處極其難措出腳則有冒進之嫌不出則有分義不敬之歸兼之以養重自高之嫌與其有不敬之歸而兼之以自高之嫌無寧只有冒進之一端而已且兄以無職而應 召爲不可云然則必待職名之來而後方可赴 君命耶弟之意有職而辭自古有其例容或可也至於 君父欲見草野賤跡而爲臣子者將何辭仰辭耶在弟自處之道

君父有召則赴赴之而當對則對 召對之後暴此愚陋之狀雖見斥退是亦隨吾分素所甘心也且昔王介甫屢承徵命牢臥不起至於使者隨於溷廁而終不應末乃得知製誥然後方出爲後世之笑此則非所可論於今日應 召之事而乃如兄之所言則必如是而後方可出耶第恐兄之不悉所懷故敢縷縷煩陳言不知裁多引古人以證之有若自處之高者尤不覺猥越之甚而情之所發有不容自己者倘賜原諒否昔樊英不出而其友人勸之出殷浩牢臥而知舊亦勉之起之二人者末稍竟未免失望今

吾兄以輕出爲書以戒之其視古人不識而輕勸者
相去萬萬多感多感雖然使吾兄此書在數日之前
則庶有改圖商量之道而發程之期已報於官府勢
固無如之何只恨兄書之差晚也餘臨發不宣

答權太初

頃者路上歷拜適值忽卒只得叙寒暄而已累月阻
鬱之懷則固依舊也向後新月復盈伏惟靜履起居
超燕弟邇來意象只是滾汨塵冗每欲一番擺脫與
意中知舊相討論圖此亦有未易得者相愛如吾兄
相去在莽蒼之間而一別動踰歲月尋常悵恨其有

既耶惠書誠敬之義不鄙愚昧辱賜商確窮鄉士友
間此等義理之講討於書疏者罕矣乃今得見苟非
兄篤學窮究之盛何能有是耶卽宜奉覆以謝而蒙
鄙之見承此盛問莫知所對至今遷稽恐或終歸於
連慢之誅茲敢不量愚陋謹陳管窺焉蓋當日相對
論討之際弟所謂誠敬相爲表裏本無先後之說與
夫車鳥之譬只見誠敬二字俱是緊切無輕重緩急
之異故云爾而兄有未當之教乃曰誠敬豈曰無先
後乎弟亦更思之表裏車鳥之說果如兄言未甚貼
著而至於無先後之意則終守陋見不爲兄言所移

兄亦沉吟而言曰必如君言當曰有敬宥有誠有誠
宥有敬云爾則或可當之耶至此而兄與我見解可
謂卒爛熳而同歸矣但未到十分相信者或可之語
未能無些少之疑耳今吾兄仍執先後之說至以庸
學之言誠敬為先後之證乃曰中庸言天命之性是
誠之先也大學之言格物是敬之先也中庸為教者
事故以誠為先大學為學者事故以敬為先未乃統
而言之曰誠先於敬其所援据非不勤矣而以愚所
見尚有未可曉者姑且以兄所舉庸學之說觀之亦
未見分明處兄之以天命之性歸之誠者蓋以至誠

之能盡性故也然所謂天命之謂性者直指道原之
出於天而言之則不可便以是謂之誠也其以格致
之工歸之於敬者蓋以格致者必著敬之工故也然
格致自是居敬之效不可便以是為敬也且兄謂非
本原真實則敬何以持乎以是有誠先於敬之說然
欲本原真實者非敬而能之乎兄又曰誠敬之道當
以存養省察為先此亦有可疑者誠敬用工乃所以
為存養省察何嘗於誠敬之前別有所謂存養省察
者乎謂之存養之工在誠敬則可也謂之誠敬之道
在存養則尤未見其序當也程夫子所謂涵養須用

敬之訓此已有斷案矣至於無先後之說雖愚見如是而亦未敢自以爲信近者始得定論於朱夫子之訓矣其答任伯起書曰誠敬寡欲皆是緊切用工處不可分先後亦不當有所遺也朱子此訓若爲吾輩今日講討而發盥手披玩不啻親承面命於考亭之下矣不特此也答曾致虛書曰非謂學者可以不誠旣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爲敬也又曰誠字爲實有之理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又曰若不以敬爲事

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措其所論說俱是明白切當吾輩所尊信於百世者舍朱夫子而更何他求哉今以二書之訓參互而觀之旣曰誠敬之不可分先後而又有此今但實然用力於敬之訓此誠朱夫子喫緊爲人處也試嘗論之夫主一無適之謂敬真實无妄之謂誠而主一者未始不真實真實者未始不主一則誠亦敬也敬亦誠也然自其收斂走作豎起放倒爲萬善根本之地者言之莫如敬字之要切而誠已在其中矣此所以這箇敬字爲千聖傳心之訣而二程子拈出之以開示後學謝上蔡

之惺惺法尹和靖之其心收斂莫非發明此一字而
逮我朱夫子復申申焉懇懇焉其曰真聖學始終之
要又曰此聖門第一義致知格物皆從此出如此之
類不可以一二數而至如前所稱兩書又與誠字并
舉而對言之其曰不可分先後明其無緩急之殊也
其曰不容更有不誠之敬者明其無彼此之別也而
畢竟只以敬一箇字單舉而指示之所以明萬善之
根本乎此而誠在乎其中也學者誠能體朱夫子之
訓於不可分先後之中從事乎主敬之工則大學之
誠意中庸之誠身何莫非戒懼慎獨中做出來乎執

事以爲如何瞽者之丹青傍人之鼻笑誠如兄所示
而非敢自是聊塞俯詢之盛意不宣

上忍窩族父

西來旅食已滿三旬而憧憧一念未嘗不在於牀褥
之傍矣伏未審秋序過半患候加損何居姪今月初
八日到泮幸免大端疾恙十四日 召對召對時願
末錄在別紙但辭語拙訥無所仰稱 上旨對退時
有出外以處之 命翼日朝紙有該曹調用之 教
仰惟 恩眷不覺踧踖既承出外以處之 命當暫
留以待而仍留都下似有希覬之嫌故數日後浚歸

計移宿于顯甫舍館爲雨所戲遂留宿旅店二十日
向華城路翼日早周觀可觀處二十二日到大招院
泮人以監役蒙點之奇來報感激 天恩節節愈濃
望望下去恐涉不安於道理故遂回路二十五日到
泮道內親知莫不獻賀而但自顧無一可取之物無
端冒忝其慊媿悚惕之心爲如何哉來月十八日當
入直云此職雖無肅謝之儀而入直之前凡具不可
不從略依做蓋此身素以閒適之人一朝加以職名
坐於千里之外性復昏闇臨事茫昧比如野鳥之入
於罩籠較諸向來茅廬中任吾起居悅親戚之情話

譚聖賢之經訓其樂萬不相侔只自笑歎雖然惟此
職名在我去就欲去則去只在商量之如何耳姪之
羈旅難耐之狀姑舍不煩而姪之無似猶爲病側破
寂之道而離處已久想亦以姪之不在必有時乎悄
然矣計入直在來月二十日前出直之期似在於旬
後伊時必欲下去伏計耳惟冀調候速收勿藥

答鄭晦而

前春一札仰認盛眷至今圭復不已卽空奉覆以謝
而苦無便因迨此闕然不勝慊恨謹惟霜令兄履萬
重靜裏玩索繙得幾葉古紙仰溯規規樹仁曩者一

行實非窮廬守拙之人所嘗期者分外 恩數有不得自由門外一步地便覺世路良艱屑屑往來得無爲高士所笑耶歸伏蓬葦喫蔬飲粥以畢餘生儘是吾人本分事餘復何恨第一切世冗種種繫人思與意中知舊商確團圓最是衰年勝事而未可容易辦得是可慨已迺者西行之日與孫肅玉有相和韻語而吾兄追賜辱和句語瞻麗可見蘊蓄之富而藹然情烟露出於辭意間苟非平日相愛之篤其何能有是也竊欲攀和而思甚洵得一律仰呈笑領如何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答孫汝翼尚諤致中基遠

頃者令胤委訪於寂寞之濱袖致寵翰滿紙諄復傾感十分而至於過爲推借之語則愚未敢承當者未及奉覆華問又至多荷不較之盛意而逋慢之責烏得免也伏惟寒令僉動止萬吉仰賀區區樹仁年迫耄耄恒臥牀席了無人世况味只自憐歎就承尊從先祖 旌閭重修在於百年之後可想不匱之孝思令人攢賀無已其至行懿蹟講誦雅矣而及承家乘

之亦三復玩閱尤不勝歎賞第記事之屬樹仁實非其人况耄荒精力無有餘地者乎但盛託有不可終孤且在外裔之末一向牢辭亦有所不敢茲以僅僅依樣仰呈而短淺筆力未克形容懿美永示來後庸是媿報緣何奉拜以叙此積鬱之懷也

答閔聖則

一別顏面凡幾歲月樂齋聯槩之會泮舍促膝之談宛如昨日而居然作蝌蚪時事遲暮耿結之患自我推之亦知兄一般也間因遞便欲以一書展此紆鬱之懷而緣頽惰因循迄今未遂居常悵恨令從姪大

雅紆訪弊廬袖傳惠札忙手披閱恍對數十年前儀範且滿紙諄複畫出情思非徒叙寒暄而止其為感荷當復如何况審頤養動止神衛慰沃千萬如弟稟賦素薄未老先衰况此賤齒已迫八旬之期神日益昏氣日益倦有如泉下人意象是亦理也當任之而已奈何奈何但回顧平生為科臼所誤竟為無聞之人而止是可歎也吾兄既盤礴於山水名勝之間晚年所得於秉燭之工者亦必有人不知而獨得者而只隔一宿春之地恨未得一造几案之末與同其緒論也仍念古人越千里命駕其力量風致較吾輩果

何如也雖然此則以未甚老之時而言到今吾輩之年縱使古人處之亦將無奈之何若爾則此世無相對之期者果如兄所示矣但心志既同則雖千里之遠無異合堂同席而晤以此為未化前相勉之地耶

答南鳴應鳳陽

令季氏省闈之捷自是貴門常事而數十年寥寥之餘又見家聲之復繼凡為遠近知舊者孰不抃賀而况此夙昔情地之非凡者乎竊想天顯慶幸之私有不客言而第孤露之感則必有之矣即奉惠存靠審花照學履連勝何等慰沃樹仁支離衰喘輓到望九

之境自顧精力已無餘地而疇昔交遊流水盡逝矣踽踽人世自不勝興感承專人辱招豈不欲撥冗勇往以為同慶之地兼叙左右久阻之懷而衰老者數日鞍馬之役難保其無事往還故未免孤負盛意旋切悵恨

答鄭和之雲休

會葬稠撓中瞥然奉晤已是年前事有時西望只切懸想之懷際茲歲色已新獲奉情訊滿紙辭意極其諄複不但尋常寒暄而已披閱三復感荷良深仍審省餘棣履珍重嚮慰不淺而但所慎司視之症有妨

於靜裏觀玩之工是爲奉憫而攝理有方自當勿藥
是祝樹仁目今意象正如下山之日頓覺今日不如
昨日不如今雖僅係形殼不至委頓而精神筋力
已無餘地矣左右乃以頤養林泉及之是蓋暫時相
對只見其外而不見其內也似此奄奄待盡者其於
黃卷工夫已不啻筮籙邊物而復以大肆力等語著
之無乃左右憫此漢學業之放失故以是勸勉之耶
媿歎媿歎惟是一段神識惟在於疇昔交遊每念追
隨先大人契宛然如昨日有時發於夢寐而遽然
之頃人事滄桑踴踴白頭不勝感舊之懷所以爲執

事眷念非但戚誼之連而已而此物旣衰螫左右又
爲世故所掣相間一峴之地合席論討亦未易得是
可恨也承近日玩閱在墳簾集中可想故家後生得
於先輩文獻者非他人之比也不佞亦知慕仰二先
生文字而前此一二斑管窺只在於散出謄藁恨未
得全集奉玩江海餘波亦安得與之分飲也徒切健
羨門少輩玩愒悠泛是爲老者之所憫然而執事乃
稱道至此無或執事爲後生延譽自不知出言之過
耶詞章小技也詞章之譽本非可夸而况聲聞又安
知不過於情耶以是歸之於此物還可媿也西訏乃

吾邦國臣民之所共憤雖有倖馘之報而快捷尚遲
發婦之憂誠如來喻也

答鄭和之

年前一札尚稽奉覆又此情訊杳至可想眷眷之意
出尋常萬萬未審此際省餘隸履何如溱仰倍品戚
殘朽形骸僅免委頓牀席而自今大覺神精筋力之
摧頹百倍於前始知人生七十判非陽界間意象此
亦理之常柰何最不可堪者新庄既孤僻且無老者
之伴長日虛堂誰與爲晤時或寓目簡編爲消寂之
計而數紙以後輒昏花顚眼不復分字畫只掩卷長

歎而已乃者春夏交幸有南北老友齊會之約自汶
亭而始繼而有良洞文會仍復設玉山之會而罷蓋
前後殆數旬汶亭玉院之席則上舍族父亦與焉是
固暮境不易得之事而但歸後寥寂亦復如前前頭
炎節且迫兀然孤坐只作蒼蠅之伴也示喻止淵藁
評隲可見尊看文字眼目迥出等夷至於推借拙構
則何其爽實之甚也豈以相愛之至不知其惡而然
耶每於孤寂中想執事該博之識穎銳之見患欲合
席討論起此衰懶而遠莫之遂只切悵歎一番遊歷
仙庄以及橫溪諸勝處追尋先輩遺蹟乃是宿昔之

願而願今年迫桑榆氣力垂盡且貴中人事儻爾滄
桑便有不忍過西州之意以是年來此願又付之先
天者久矣今執事之示如是勤摯反而息之有如吾
執事爲之主而與之盤礴則亦何間於夙世同志之
相追也竊欲以秋末楓菊之辰爲遂此願而但老者
事雖時月之近亦不可指的預期是則當付之造物
者處分也族弟道叔行錄自是不獲辭者今執事之
言又如是當拔例圖之而所患者在於昏眊之日甚
也

答曹慶五

相距宿春尚稽一識之願匪意僉尊先遣令子姪委
訪窮巷繼之以寵翰自願愚劣何以獲此中心感載
有不容仰顙仍審際茲清和僉履起居晏重慰仰規
規樹仁憤憤跼伏無一善狀只自憐歎尊先祖妣
旌閭重建之舉在於百年未遑之餘可想僉尊爲先
之誠迥出尋常爲之獻賀千萬記文之囑實非其人
而盛意勤懇有不敢終辭僅畫葫仰呈而短淺文字
未足形容徽美示來後望須更求當世鄭重之筆
如何如何 恩楔奉安之日僉旆有枉訪之期預切
企仰

月初在訪窮巷獲承英款私心喜幸又此顯价惠之
以情礼感荷之極不容仰顙就審清和省餘棣履清
勝貢獻不尋常樹仁依昨憤憤餘無足奉聞者俯囑
文字素所未聞前此固辭實非虛飾而終未見信不
獲已敢血指構成以塞勤懇之意自知荒蕪太甚不
合於贊揚盛美之辭其為媿恐當如何望須俯覽後
勿以拙語之已成爲嫌改求於當世巨手以爲永久
傳後之地如何還安祝文亦仰塞而重建時奉安與
當初初設爲異故不敢張皇只以略干義措辭未知

答皇甫禕

盛意亦何居新祠奉安之日非不欲躬晉與觀盛儀
兼叙阻懷而地步稍間衰殼難動只自悵歎而已餘
冀縟儀利行

答族弟勳甫運協

迺者家兒寒泉之行仍叩貴庄信宿而歸旣袖致情
墨繼而玉胤見訪欣豁之餘從審侍履勝相足慰向
來阻鬱之懷也族遲暮衰芥少無棕况他無足仰煩
玉胤是吾初面而不但娟秀可愛暫時說話有及於
論確文字酬酢不滯才調非凡果如前所聞甚可喜
也但此老無情不能如吾君之視吾兒旋切悵鼓勸

課年少之方不待吾言必不歇后然寶玉必琢磨而後成幸須十分加勉俾至大成就是所望也京邸西關之報俱得平安字云豈非好消息耶

答族姪景應雯龍

小奚來得奉情墨仍諦學味珍勝是庸慰浣族叔自輪院來寓此已數日而所居僦屋甚狹窄日久且無與相對者苦悶苦悶那時得寧淨世界歸臥舊時茅廬也聞近者所工在繫辭云可見意向之不卑而但其象辭精微濛奧有未可容易覩得是可懼也吾則以爲後生切近之工無過於四子等書聖賢一言一

行無非喫緊爲八慮雖一生誦讀不爲厭矣豈可以少也一受讀便自以爲足而卽舍去也此吾所以爲一世慨然於平日者於君意亦如何聖學十圖前者借鴟於曲江鄭上舍家欲爲晚暮奉玩之資而近爲疹鬼所逐未得閒靜時節儘覺大截一飽之亦有數焉也其家匪久當覓去竊欲傳寫謄出而精妙手段莫如吾君望須買得厚紙爲一大冊大其字畫闊其圖圈使此老眼開卷便瞭然豈非快活耶著意爲之也所託金溪記蓋欲做古人屋未就詩成之意且以慮老者事之未可知然記者記其實制度時日卽其

地記實可矣但從近圖之則或無不及之患否所患者綿力有難遽爾爲也

與族弟顯甫運春

自聞吾令浩然歸稅之報患欲一番相握以據許久
裝積有非巾拂在京時比顧此老蟄已甚便作蹙蹙
之守堂者願莫之遂只自南望悵悵而已仍承今年
以尊先府下世回甲之歲追舉孝服方在哀疚中此
是世人之所鮮行者而執事斷然行之孝子迫切之
痛可以遙想且此物於今年與吾令之痛一般纔過
十歲時僅具經服與不服同終未能直遂於常制之

外與凡人同而疚痛於中則深矣今聞執事行之爲
之怛然而傷不啻在己之痛也卽茲窮沍未審制中
起居支相堂內渾致均吉令胤西衙之報近亦聞知
耶種種馳漉不任族從過是月則優作七十五歲人
雖免委頓牀席自顧筋力已無餘地是亦理也柰何
柰何言念令積年旅食之餘歸臥菟裘料理田園親
戚情話之樂回想洛城緇塵之染相去遠矣豈可以
暮年落拓爲恨哉第從者近日出入雖與常時不同
然此則便是同室何不一者枉顧俾此朝暮待盡之
老相見於在世之日也惟是之深企

答辛公勉學成問目

理氣固有上下之分而亦有先後之可言歟近者湖洛數三家各立門戶甲則以中庸章句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為據而曰人與物同有理氣乙則以告子章下以氣言之則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為據而曰物不得有此理二說各有所執而其流之弊甚於蜀朔然則理氣之辨適足為末路分門之資而亦何嘗有補哉伏請明辨上下先後之所以然人與物所以同所以異者使有考據焉

理氣二字吾所絕口而不敢言何者以其無形無聲至微至妙非淺見庸心所可覷得雖或一分影響之彷彿於心者亦難以筆舌形容毫釐之差輒有千里之謬其為狂妄之歸而見笑於大眼目必矣且程朱夫子之訓暨我東先賢之論亦已明且備無復餘蘊為後生者所當篤信而奉守之吾所以不惟不敢言亦不必言之也今君以我為一日長以此理氣之說為問有若求益於先覺者然是所謂求視於盲借聽於聾者惘然增媿赧然既有所問亦不可全然無答茲以平日所嘗得於前訓者而言之易曰形而上之

謂道形而下之謂器道是太極之理而無形象之可見者也器即陰陽之氣而有形象之可見者也太極是陰陽五行之根柢陰陽五行是太極流行之器具也此所謂道外無器器外無道道亦器器亦道然道器之分亦甚分明道自道器自器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非以陰陽爲道也使之一陰一陽之者是道也由是而言理與氣一而二二而一朱夫子所謂理不離氣亦不雜乎氣者實洞見理氣之相須而分別言之者也若以流行之體言之前無其始後無其終亦無先後之可言而以大原頭言之有理而後方

有氣周子太極圖說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以人物稟賦而言之朱子於中庸首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是也而且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訓則天之一字乃是理也亦可見理之爲原而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理隨而有者未嘗不兼言之也今聞湖洛諸儒有兩端各執之論甲則以爲人與物同有理氣乙則以爲物不得有理兩家之論其詳細曲折雖不可聞只以所聞榘槩言之甲者所執人與物同有是理云者其謂人與物同有仁義禮智之性與人無間

性理大全卷五
十一
云耶此則朱夫子於告子章下已有仁義禮智之性
豈物之所得以全之之訓則其不能全五常之德而
與人無間者不待下而可明矣若不舉五常之德而
只曰人與物同有是理云則曷嘗有可訾之端乎原
初太極一理付與萬物無所欠缺而只以所乘陰陽
之氣有清濁粹駁之不齊故物之稟是氣而生於兩
間者隨其所稟而自有通塞偏全之各殊人之為人
也處三才之中稟五行之秀其受天地之氣通且全
故所以具仁義禮智之性而為萬物之最物之所稟
受有異於人塞而不能通偏而不能全故其理之墮

在形氣者隨其形氣而偏且塞矣厥或有豺狼之仁
蠶蟻之義只以一竅之開一線之通有近似於人者
不但此也亦或牛也狗也鶻也效義之蹟考之往牒
間有可徵之者不可謂全然無其理矣而亦不可以
責備此朱夫子所以必曰豈物之所能全也觀乎此
全字可知其為形氣所拘有不能全備之義也此以
稟受以後言之然此莫非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所
為而禽獸之所以為禽獸草木之所以為草木昆虫
蠢動之所以為昆虫蠢動者何莫非此理流行而以
至枯槁灰土之物亦皆有枯槁灰土之性則先儒所

謂萬物各具一太極與萬物各一其性者是也以是而言甲者所論人與物同有是理云者不其然乎若謂之同有仁義禮智之性與人無間則愚未信其然也乙者所執物不得有是理云者其以不得有仁義禮智之性故而言耶謂之不能全仁義禮智之性則可直謂之物不得有是理則吾恐其說之不能通矣今此瞥見未聞兩家究竟之論豈可遽論其一是而一非哉况且遐鄉謔聞說到理氣上大議論自知非愚則妄而聊以塞勤問之意非敢自以爲是勿煩人眼也

答崔文玉 肅問目

從六代祖考處士公王難殉孝孺人鄭氏同時殉烈事 聞旌閭以血孫之漂寓他鄉衣冠之藏靡的其所家乘云耐鍾洞先塋而不詳其坐向鍾洞龜溪公塋下蓋有可疑墓一兆後亦有一兆竊念亂離搶攘中營襄恐未遑埋誌今欲得驗而無憑焉然則倣古人不知其墓設壇以祭之義築壇墓傍以行歲一之祭無妨否
設壇墓傍則不修墓道似無義可疑墓亦當改莎否

有事于先墓則告由禮也今此壇密邇先祖龜溪公塋下當先爲告由否

設壇之日適值寒食節尤不勝履露之感龜溪公墓似備祭儀祝文用時祭式否

設壇儀節古無明文土神告辭亦何以措語耶

所問五條中三條則左右所見事理似當然皆當依所見行之而但疑墓改葬與否似涉疑節蓋旣以非眞疑之則輒加改封似徑情且以祖墓疑之則見其荒蕪而仍不改築亦甚未安竊思之設令他墓旣在先隴之近地則爲之修理亦仁者之一事不必以他

墓之疑任其荒蕪也古之孝子求屍於戰場者疑者必掩之而人謂之當然今此之改築人豈有非之者乎鄙見如此須覈問于識者可矣至若設壇時土神告辭一條則別無可疑者不過以當初失墓之由與今前後墓可疑之故而有此設壇之意從實告之之外豈有他辭乎惟在爲文者之措語耳

答族姪觀永

僧來獲奉手滋備詣邇來靜中鍊玉連勝何慰如之此間恟寒杜門擁爐塊坐無一好况有時抖擻神精繙動數編眼益昏暗旋復束閣咄咄柰何山寺間靜

政爾少年做工處退溪老先生詩曰最愛少年山寺
樂碧牕深處一燈明汝輩宜趁此芳年益懋鞭策無
至少壯不勤而有老大之悔也聞近讀論語此書儘
緊切須逐句理會熟讀成誦然後方有得力處苟以
粗淺輕浮之習只在皮膚上涉獵而已則不但於首
義旨縻處未易以領會也去而做程文亦無長進之
效矣此是汝之病痛千萬著意俾無只有山寺讀書
之名而無其實也朱書節要多有疑晦處而此無註
解可恨謹錄刊補等書皆先輩之釋節要者也而於
玉院經閣想或有之汝於今望間見院中長貳得借

此冊精謄註解於此去節要書書頭以還也

答族姪觀永問目

萬物同體異體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朱夫子曰觀
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程明道云
所以為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合
前兩說而論之云云
一體異體之說不可分貳看從理上說則萬物亦一
體從氣上說則萬物是異體

答族姪觀永喪禮問目

大斂時鋪褥一節若以鋪席鋪衾之例推之似當

以表面爲上近日士友家多以此聚訟未知何用而適宜也此見某處朝士家主喪者著喪履而成服曰此亦成服中一也此所創見未知於禮亦有之否

禮說吾所不閑何敢信口議到以招汰哉之譏乎但鋪褥表裏之辨不須聚訟似當象生時爲設於理爲穩矣且觀喪禮大斂條褥用色繒云則有裏處恐當附於身矣著履成服吾亦未考問於知禮家如何

寄兒孝永

離來儻已數月思想安得不懸懸也未諳其間連得

無恙否吾初八日到泮十四日入侍二十一日蒙監役之除 聖眷非常自顧無似之物何以獲此只自悚惕感激而已吾在千里之外汝又無他兄弟家間凡百冗憂何以支吾糧道想已登新而薪政最是難堪自不能忘于懷也雖然課業不可以是而廢卻卽望逐日往質于新塘族父勿爲虛費時月極可極可草堂茅蓋若不更結則風捲可慮以時索綯以爲豫備之道亦可吾之歸期似在一番入直後倘得便梯則當更通及耳

寄兒孝永

甲奴歸後聲息漠然方懸慮之際因良洞都令便得見手書知眠食姑依而婦阿解媿後多雜症云遠外深慮不可言其後為日已多夏未諳此間渾節亦復如何父當初泄症僅得差可是幸今初六日掌令鄭最成者以吾與禹生事尾附疏末駁之自 上雖不允在我道理難以冒沒即為出番欲得貫馬下去計而適聞海南族家有人馬順歸便故方且企待耳泮中物論多以彼之疏彈非但欲斥先來者欲沮後來為說然其在自反之道亦不無慊忸于中矣雖然事既到此不須畱掛于曾中只當隨分自安而已復何

怨尤乎人哉此書之到若在於甲奴未發之前則多有省弊之端而此何可必也

雜著

自警說

昔夏戾勝黃霸在獄中霸從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噫霸之此言足以為後生困於貧窶不能為學者之戒也夫人之患難困厄莫甚於縲絏拘幽之中使常人處此孰不曰此非講學之時姑待平間無事之時不為晚也而斯人也乃獨指死為期不以患難困厄廢業而孜孜焉若是則其篤實向學之意為

懶庵文集卷五
如何哉世之安樂無事懶惰不學者已無可論而間
有有志為學者遑遑以貧窶廢業者夫貧窶之迫人
困人雖已甚然其視縲紲拘幽之苦又孰甚也彼猶
不以縲紲之苦而廢業則此以貧窶困窮之不勝而
虛度日月者烏乎其可也是誠黃子之罪人也顧余
非無向學之志而恐有以貧窶中廢者故為之說以
自警云

殺龜放龜說

吾適病疽方云龜能已之人有獵其二至或曰龜為
物靈恩與讎有報不可殺又其生亦血類又何忍殺

余曰龜苟靈必不為人獵設有靈靈於生死則甲與
肉已壞爛其何能恩讎之死而恩讎之釋氏因果說
吾不信况龜是物輕吾身儘莫重苟藥而吾疾之已
其肯為彼而不吾治古聖人尚為占而灼之倘不忍
於殺彼而忍於吾之疾誠婦人之仁亦異教慈悲者
事君子不為是既試之餘其一或又曰龜肉頗美食
之可補余曰龜非常食物藥之則可至於食而補有
常食魚肉存豈不忍一時滋味之慾而殺之為遂命
兒放之水兒還云始放圍圍然已而悠然而逝

後說

吾於二龜既殺之放之尋隱之於心有異焉等是龜
一則殺一則放若愛憎之厚薄之得無吾待物之不
齊乎齊之牛羊以見不見易死生莊子主人之鴈以
才不才分生殺今是龜俱在吾目前亦無才不才之
可論而殺之如不及放之猶恐傷何也是蓋在我無
不可而在物亦有數也龜既以已疽名則吾之取之
固也試其一而餘無所用則放之亦其宜也曷嘗有
愛憎之厚薄之待物之不齊乎亦嘗爲龜而論之龜
之族處於水濱澤渚者何限而是二龜之獨見捉於
人者吾知其數之不幸也是二龜之見捉同而死者

死生者生吾知其不幸之中亦有幸不幸之異也方
其殺之之際固無心於取舍而適近於手者殺之其
適近於手者不期然而然也疾之幸已不復用而放
之其不復用者亦不期然而然也噫齊之牛以近於
堂下而不死而是龜適近手而先死莊子之鴈以不
才死而是龜以適於藥用而死其一非其用之不同
於先死者而適當無用之時而不死是皆時也數也
固不可以見不見才不才一槩論也古人所謂天地
間一物之微亦皆有數者有如是夫雖然君子不言
數恐其廢在我者也以龜自保之道言之滾處碧波

之中潛伏泥塗之間審幾而縮遠害而藏則庶乎其
免數不必言也豈獨龜乎吾聞是龜露淺水中卒見
捉感而爲之說

名從姪吉永說

古之名吉者多而人亦如其名吉如周之尹吉甫漢
之丙吉王吉鄭吉唐之李吉甫是已之數人如鄭吉
者不甚顯而尹吉甫丙吉則俱爲中興輔佐德業卓
然李吉甫亦當世之名相而王吉乃一代之聞人則
若是乎古之名吉者多而人亦如其名吉也宜乎名
爾之以吉乎雖然從古至今以吉名之者亦何限彼

適有其實其餘與草木同腐者吾知其不可數也吾
以今之世目所覩者多驗之矣然則人之欲避凶而
趨吉者其可徒恃其名而已耶君子趨吉之道在乎
德而不在于名吾將以古昔之訓誨汝以吉之道
乎嘗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又曰惠迪吉又曰吉人
之辭寡又曰君子修之吉其斯以爲吉之道而古人
名德之卓卓者豈有外於是乎而况汝之名取易之
永貞吉君子貞吉之道備乎易矣汝苟勉乎是則周
漢唐諸吉之名雖未可容易幾及而亦不失爲清修
之吉士矣

善事父母之謂孝則孝者是厚於其父母也為父而望乎子者宜莫如孝乎抑嘗聞子夏有言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是知善事父母者必竭其力而人父愛子之情不暇顧自己之養惟恐其貽勞苦則竭力以事亦豈其心之所願乎雖然竭力而事親子道之當然惟恐其或勞慈愛之私情也如以慈愛之私而不教以子道之當然則是所謂姑息之愛也惡乎其可哉而况人子事親之孝不全在於竭力以奉養而已觀於夫子所謂邑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名兒子孝永說

曾是以為孝之訓可知矣且夫孝為百行之源孝於其親而後推之為事君之忠事長之悌夫婦朋友之有別而有信綽綽乎有餘則吾之教汝以孝者非獨為竭力之養而已大而立身揚名小而不登高不臨深夫孰非孝底事也以余不孝之甚而為終身之恨故勉汝以是爾母曰夫子之不正而不信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吾取之名汝曰孝永字汝曰行則

名族姪觀永說

名汝曰觀蓋取諸易也觀夫易觀之六爻人所願欲而可觀者烏乎在彼初六之童觀僅可无咎而不過

小人之觀六二之闕觀亦可羞吝而只是婦人之觀
六三之觀我生是亦進退未浚而在於休咎之間者
也其惟六四之觀乎士之懷抱才德者大觀乎邦國
之光作賓于聖王之廷得以展布其蘊蓄則其榮寵
果何如也此人情之所願欲而卽名汝期待之意也
雖然士必修諸己然後可以見用於世鄰聖所謂修
天爵而人爵至者是也使汝能大著眼於聖賢遺書
棄爾童觀之陋祛爾闕觀之私惟日孜孜積而後發
則他日觀國賓王之休可不占而已而隨宜觀我生
進退亦豈不綽綽然乎汝其勉之哉

名從姪老永說

名汝老永欲其壽也人於斯世有生必有老老固不
可免然亦非人人而得必壽而後老則是知老者壽
之符也噫華封三祝之先箕疇五福之首斯乃人情
之所願欲而詩人祝壽之辭亦曰永錫難老則名汝
老永亦豈非父兄慈愛之至而祝之之浚者乎雖然
使汝勉勉於少壯之年而得有所成就則其生也非
虛生其老也非虛老豈不美哉如或不然怠慢因循
偷過歲月將見轉眄之頃衰老奄至皤然白首空成
鄉里之凡老而已而殆未免夫子叩脛之誚豈非可

懼之甚者乎如吾老矣悔之已無及姑爲說以訓汝
俾免他日之悔也

移居說

吾世居宅基自壬子大水後漸至圯缺至今年秋前
後水災川勢逼齧漂沒之患近在朝夕將爲避害遷
徙之舉而惟以基址之難卜勢力之不致夙夜憂慮
終無善策殆至寢食不甘者久矣一夕幡然而悟蓋
吾之所謂基址之難得者必欲占風水之好處也勢
力之不致者必欲免居處之湫隘也雖然風水之好
非人力之可得居處之隘非寒士之可恥平原曠野

無非可居之地茅簷短楹實合容膝之所又何必勞
心焦慮營營於分外之望乎又有一說焉自家本地
上神明好家舍久爲慾浪之漂沒此則不待龜筮之
卜而仁智山水之勝求之則自在矣不待土木之役
而廣居安宅之美營之則自有矣不此之求而顧彼
之營營者烏可謂識內外輕重之別哉遂爲移居說
以自警

後自警說

吾之齒今已六十有二矣每念吾夫子四五十無聞
其終之訓輒惘然自失不覺有沮喪之意忽又幡然

而思是蓋聖人勉進後學欲無失時有成之訓非謂
過五十者便自畫而自棄也在昔蘧瑗五十而能知
四十九年之非衛武公九十之年作懿戒以自警夫
子亦嘗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啓手之日猶尚易
大夫之簣是知一息未泯之前皆可以自修而自勉
豈可以年齒之晚便自沮喪不復有勉勉之意乎
徒咎已往之失而不知來者之可追則今日之失又
爲他日之悔悔尤山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自今吾
在世之日姑未知其幾何而比武公作箴之年亦云
富矣設令歸期之無朝夕吾不欲自畫而自棄以不

負吾夫子夕死可之訓矣

訓子

晚得一子纔離襁褓余又年已衰暮待渠
有知覺之日恐未及教誘故預以訓誨之
言書以遺之使渠寓目存省無異提耳而
命之耳

人子早失父母者常有雖欲孝之痛然苟其欲孝之
誠深篤則亦不無追孝之地忌日盡如在之誠饗羞
之供務盡精潔者卽是平生奉養之孝也每日祇謁
于家廟隨時展省于墳塋卽是平生定省之孝也出

入必拜者卽是出告反面之孝也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臨危不登高不敢毀傷者莫非平生先意承順克敬克誠之孝也

人之有子容貌之俊才稟之秀固所願欲也然亦或有容貌孱劣才稟鹵莽者亦當止於慈愛毋損爲父之道惟盡教誨誘掖之方孔子所謂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是也

凡士之欲修身者先以善惡作兩段限界日用出言行事動作起居之際必先自量度以爲如此則爲善如此則爲惡至如起居之間箕踞爲惡而危坐爲善

言語之發簡默爲善而躁妄爲惡之類是也蓋世間事未有不善不惡底理纔出於善便入於惡人若於一切應事出言必以爲善去惡勉勉不已焉則庶乎可以免乎惡而入乎善矣

凡性柔者易從人言性剛者好用己見徒從人言便作無腸子底人徒用己見亦作膠柱底人二者病則均也必也人言之是者從之非者舍之己見之是者用之非者置之然聽人言處事物之際亦以利害參錯則是非黑白眩惑難別惟當痛祛利害之私心惟是之從則庶乎其可也而若其辨別不明則亦或有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之患矣是以君子貴格物而窮其理也

人於事物不如意處此心易失其正於其失正之餘更有事物紛錯於前則轉輾失正其失愈甚而鮮能自反焉大學正心章且須子細看了

凡與人有所辨難或有自覺其理曲而恥屈於人必以務勝爲主殊不知不遠而復惟理是從者非所以爲屈而乃所以爲伸也

凡人卒然有所欲爲者於理非是急急當爲底事而猶不能自己卒不免自悔亦有所急急當行底事而

不能自強卒不免臨時而敗二者俱未免氣質之偏而其失則均也須是於欲爲處揆之於理非是當爲底事則截然舍置於所厭懶處揆之於理乃是當爲底事則斷然行之古人所謂矯輕警惰者恐不外是矣

自凡人觀之則世間許多人與物於吾若不相干而以君子大公之心視之則俱是父母天地同胞與同類也蓋天地以好生爲心而人得以生故自然有好生之心直爲物欲所蔽與人物不相干涉須是滌去物欲以吾好生惻怛之心推之則仁民愛物之心自

有不容己者矣其施之之序則亦當自近而遠先親而後疎也

凡有所窮迫求濟於人人或不顧平素情誼吝慳推托亦不宜懷憾當多方恕之以全相好而雖有不可恕者亦當付曲於彼而已矣

人於世間外物奉身者必生歆羨底心則何嘗一日有可樂哉食藜藿而有羨膏粱之心衣弊褐而有羨輕煖之心處圭竇而有羨廣廈之心以至徒步之羨車馬醜妻之羨姬姜隨事隨處以不如人爲恥則吾恐自家會中少無安泰之時矣蓋天之分劑於吾人

其脩短厚薄貴賤窮達各有一定而不易者人之受分劑於天者不必以有餘自滿不足自歛只當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而已然而亦有以不如人爲恥者其惟德業之勝於我者乎

凡人之處貧窮患難者志氣易於消沮鮮有能自拔者然此固有不然者吾人之以士爲名而讀得許多聖賢書者將欲爲一生受用之地方當貧窮患難之際正是自家得力時節於是而能不變其素守然後方可不負爲士之名而真可謂讀聖賢書者矣若以貧窮患難之不堪而遽變其操守則烏可謂之士而

又何貴於讀聖賢書哉若余者一生所遭雖未有患難之境而至於貧窮則甚矣且以是常常奮厲庶乎免於墮落坑塹矣

世之庸劣者自處卑下必曰設使我為此善事人豈謂我聖乎後豈尊尚我乎以此習熟便無強善之意陋哉此等人也人之立志以上等自期者自有前聖明訓而此則向學自修者之事固不可人人而責是然下此而雖鄉曲凡人豈可以人不謂聖後不尊尚便無為善之意也哉若以此言習熟而每事無所忌憚則其猖狂自恣將無所不為矣率天下而歸於不

善者未必非此一人也可不懼哉人之為善盡在我而已又何計人之謂聖後之尊尚與否也
博奕雜戲雖是間居消遣之事也然嘗思人於此世無一無職分底人苟有職分則何嘗有緩於博奕者哉士則勤於書農則勤於農以至工商勤於工商是所謂急所當務也惟彼博奕雜戲徒費時日無益而有害苟好著而念返則將未免玩物喪志之弊嘗見外書古之人君有彈雀於苑而其臣從後言曰有急事其君即驚歸而問之乃常常事耳責之則曰是事豈不急於彈雀耶噫此言雖近於俳優而平心而究

實則乃實理然也天下萬事或有平常緩緩底事然
比諸雜戲則無非急也何獨急於彈雀而已耶亦可
為博奕者戒也

射之中鵠猶或易也言之中理最所難也其可不審
而輕發之耶

言之非難行之為難設使說得十分苟不能行得十
分則其所說得尚未免鸚鵡之譏也然則說得十分
終不若行得一分此中庸所謂言顧行行顧言有餘
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者也

吾嘗酷愛悻於心不悻之言仍復足之曰不悻於心

為悻以為忍慾忍憤忍言之要訣

人之喜聞過者世鮮有其人故人之當面告之以過
者亦極鮮然則當面之人不告我以有過者非我無
過也恐吾之惡聞而怒也且恐吾之無聊也然則不
可以人之不我告信我之無過必須日夜反求以改
且求聞於人以示誠求之意則人或有所告我以實者
矣

常思自己所知者亦不能行得凡日用事物當行底
事若有所默契於心者而自顧行事大相逕庭與已
所知者全不相關是豈非知或及之而仁不能守之

者耶雖然嘗聞真知者不勉而能然則吾之所知而不能行得者豈非以吾之所知猶未到十分真知之境耶苟使吾之所知至於十分真知之境則將自我行之之不暇矣豈有行不得之患耶此大學工夫必以致知爲先者也

人於所長處常有謙抑之心於所易處猶存敬畏之心則庶乎其可矣

凡人無事獨處之時不耐寥寂至於無端彷徨者多有之究其病源則皆不操心存心之致也若使靜處之時常操此心存此心如明鏡之淨止水之靜此正

喜怒哀樂未發前境界也於此常存好箇氣象則何患有不耐寥寂之病也况案上黃卷無非聖賢遺訓則對此潛心日猶不足何必與人爲間雜之談以消時日然後可以破寥寂也哉

心病錄

凡人疾病在身必爲病錄條列症勢尋醫問藥期於醫得平復而後已至於疾病之在心者則鮮有察症施治之人是則不知輕重大小之甚者也顧余年迫耄耄死日無幾而自顧心上百症交發不自量力必

欲醫得為此心病錄以為對症下藥之計耳

此漢與人相對時雖未嘗過為戲謔而有好諧笑之病以至失言者往往有之既過之後或有悔恨之時此後則痛加施治焉

凡處事應務之際緩處太緩急處太急緩而失其時急而誤其著者甚多故

大學脩身章曰之其哀矜而辟焉中庸首章論性情哀亦在其中余每以為哀豈有辟焉亦豈有不中節者乎今於遭天慼之後大覺心腸如割不能自定始

知聖賢立言有不可忽者膝下之慼雖不可頑然無動而以是傷和是豈治心之道哉固當以理寬遣而付之於天母至損天和失其中也

平居無事觸物寓興吟詠詩句非博奕雜戲之比况此衰暮之年尤為破寂之道然若不致患之濫而率口發之則自覺可羞亦為人所笑矣必欲致患之濫而至於苦索則還覺意思索寞害於心者為甚始知叔程之訓為至當此後則非大不得已則不如不為只以簡默存心為消遣之道也

凡他人親切者有所過失言之而不見信是乃在我

誠意之不孚而屢言之則反見怨怒但宜愼默無自取羞至於門內年少行止語默有不如意處則此雖非他人之比然至再三言之而不見信則亦不當爲已甚若大有所妨則雖或有處措然亦不必生憎疾之心以傷親睦之道也

年少親知相從者絕少終日窮巷獨坐無伴乃至出外彷徨憮然而還究其病則大有欠於平日操存工夫者然則程子主靜之訓尹和靖其心收斂等語及吾暮境寥寂之時尤不可以不用力期於打疊而後已且此卷中聖賢莫非我師友對此潛心日猶不足

又何患窮巷之離索而暮年之無伴也

吾夫子嘗有血氣旣衰戒之在得之訓吾少也竊自疑於心以爲人之衰也世念亦隨而衰矣未知聖人何以得爲戒也及吾今日不但血氣之衰而至於無朝暮之日以昔我所見患之宜無一毫得之之可戒而及今體驗便覺有此病所謂得云者非謂患貨財也慕富貴也凡家事也子孫也以至書冊什物也每每關念於閒寂之際以此關念之極則恐未免役役心患以損我澹然之天此後則雖不可全然舍念如特地坐禪之爲亦當付之自然以待造物者處分可

也

家甚貧朝夕活計不過咬菜喫糲而已亦或有屢空之患然恆自激勵隨分自適矣年來賴有兒子奔走於養滫瀡甘旨之供可謂侈矣而對案之際或不無揀擇取舍八耄老人不甚異事而翻然思之僂有瞿然於心今以一兒子之養念其前日之經歷者豈可爲終始守分底人耶此吾所嘗自激勵處也

每擬於山水靜僻處縛得數間屋以爲棲息終老之所而迄未之就雖以力量之未逮而猶未釋然於懷有時發於夢寐間一日翻然而思夫以數間屋之未

得如意有不怠于懷者雖不足爲大端心病而亦不可謂全然無物於胸中矣然則其於先儒心不可有一事之訓豈不太相違耶抑又思之自家神明好家舍乃在仁山智水之間不待力量之費而求之則自在矣不此之求而顧彼之不忘者烏可謂識內外輕重之分也

晚年間寂中每以案上書籍爲消日之資而但孤陋之見往往至疑晦處雖旁搜博采而猶未透得則於自家胸裏長有未快底意或至看他文字時前日之疑晦者亦入於思量中此亦無他治心工夫有未盡

而為病於讀書者大抵看書之法固不可不深究而既無可驗之路則只當釋然舍置勿留我曾臆然後庶可以應物無滯而不足為累於心魯論曰多聞闕疑正為此後學穿鑿之病而發之也夫

筵對日記

八月初八日入城到泮留待四五日矣十三日未明慶州京主人來言將有 召對勿為他出之意申勅同日午後吏曹下人以小紙書慶州生員李樹仁明日待開門入 侍事來示又以早早來待之意申申言之承此報之後一倍惶悚十四日曉齋肅質明騎

馬率家僮與泮主人尋吏曹是日小雨著雨具往到吏曹門外時及平朝吏曹下人即引入職房大丘禹生載岳亦以同被 召命已來坐矣余與禹生初無相知之雅而以同道同選之誼近坐相叙移時問于該曹書吏則是時自 上有封 祭需之禮出避正殿姑未遑 召對云少間聞禮訖 御座移設于奎章閣矣俄而入侍事 命下該曹書吏淡紅衣平頂巾者即引入闕門見闕門以十字朱木橫于門闕軍吏輩左右羅列矣即鞠躬與禹生踰入門門名摛文苑云逶迤歷數三門而內門則青袍官員三四人列

坐于門間知是武官別軍職守門者也既入內門承
旨引入見儀仗肅肅左右無譁隨承旨鞠躬趨入承
旨引入于小閣門外雖未敢舉目回眄而知是奎章
閣而南向 御座蓋在閣中房內當廳房外有退廳
不廣廳下有階亦不廣階下設地衣數重承旨引立
處卽階前而去 御座蓋咫尺矣以薦次余西禹東
北面立 上親問曰汝輩姓名爲誰居住何地兩人
以次而對 上又問誰之子孫誰之親族也兩人亦
以次而對 上又問曰汝輩所存如何 臣對曰臣以
遐方微賤猥承 特教不敢偃然在家雖來待罪而

豈真有所存乎禹對曰臣平生只知孝親忠君四字
而已他無所存矣 上又問曰汝輩平日工夫專在
於何書也 臣對曰臣以平生從事科業之故雖嘗涉
獵論孟庸學與詩書等書而只是尋章摘句而已非
可以工夫稱之也 上又問汝得科名乎對曰得小
科于癸卯年矣禹生所對略與余同而末乃有早年
廢科之語禹生又繼而對曰聖經賢傳何書非可讀
而庸學爲要矣余初未聞 上何有書爲要之 問
禹生所對如是若非禹之誤聞則余未詳承之故也
上又問禹曰汝何以庸學爲要乎禹對曰大學言

敬中庸言誠之故也 上又問曰如何爲敬如何爲誠也禹有對 上又問曰欲做誠敬當先做何工禹有對 上又問誠敬之工自程子主一之工至謝上蔡惺惺法尹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等語而不可盡記禹能隨 下問有所仰對矣 上問訖又問時弊禹對曰名分之壞爲時弊之極矣 上又問曰名分之壞何爲時弊之極乎禹對以由名分之壞上下紀綱不正至有逃免軍役而黃口之簽白骨之徵皆從此而生矣 上又問何以救此弊禹又以誠敬爲救弊之要 殿下若著做誠敬則此弊可救云 上

別無可否又 下問於臣曰汝亦陳時弊臣俯伏復起曰愚昧書生豈敢論時弊乎 上曰汝邑旣選汝而來則汝豈全無所知乎臣又俯伏而起對曰下教至此臣敢竭忠仰陳矣少間對曰昇平累百年豈少時弊乎以臣所見財用之竭而公私蕩然上下俱困爲弊之極矣 上又問曰財用之竭何至如此而亦何以救其弊也臣對曰弊之所由生愚臣亦莫知其所以然而但臣之所讀者聖訓敢以聖訓中節用愛民四字爲救弊之道矣 上曰彼言誠好言矣兩人各惶悚無言而立 上曰汝等出外以待仍 命

承旨引出兩人隨承旨卽出翼日朝紙 傳曰宣召人李樹仁禹載岳今旣召見并令該曹調用

序

防意齋遺稿序

故防意齋處士李公考終在 英廟己亥南友止淵子銘其墓曰齋居顧名厥爲莊士不顯於世自足於己日公之曾孫彥基甫賣公遺稿以示余余莊閱久之擊節而歎曰止淵子信知言矣善形容先輩實行矣夫莊者敬之發於外也苟無持守於內徒莊於外則未免君子色莊之譏而若公之莊有防意之功發

於外而爲莊則其不爲色莊可知矣且人情之所欲莫甚於榮顯其未得之也莫不營營汨汨惟日不足抑或憂愁憾憾亦惟日不足而公之處世則有異於是者以公平日抱負終爲一韋布寒士則其窮亦已甚矣公猶以是而自足少無營汨憂愁之態而有閒適自得之趣今以公詩中所謂安分自修能不辱處窮無憫是爲賢又有老去生涯足貧賤等語觀之無非自足無求之意也噫疏太傅之知足有名於千古而是則榮顯而知足者也曷若公不顯而知足者哉是所謂素其位而行貧賤者推而極之雖曰樂天知

命可也仍念樹仁在弱冠時一再承顏於稿廣中見其毅然有君子端莊之儀及此黃髮之年與聞是役益切山仰之忱謹以所感于中者書諸卷端以歸之

杏亭翁詩稿序

自古文雅風流之士亦多所好癖如杜元凱之癖於春秋王武子之癖於好馬王福時之癖於譽子雖其所好之不一而為癖則同也今杏亭驪江李翁獨癖於詩吾未知其所好之果何如而至以癖見稱於時也蓋君以簪纓舊閥家丹丘山水間性既聰警亦卓犖不羈少嘗從事公車業輒不利乃喟爾曰大丈夫

不欲淩得失於一夫之目如不可得從吾所好吾所好惟詩而已遂博觀乎唐宋諸家領其大略遇物必詠觸境必題一出入動靜無非詩中世界詩亦如其人不屑屑於規矩率口而出往往有驚人語聞有能詩者必從而唱酬之如近故孫雪坡南止淵其餘多一鄉名勝也方其得意遇興而作也遊神於空中覘精於物表不復知有世間何樂加於此也雖賈浪仙之月下敲椎孟浩然之驢背山肩有未足以喻其意君之酷好於詩有如是者無怪乎人之目之以詩癖也夫癖之為言僻而病也凡人之僻於所好者鮮不

爲病向所稱元凱之癖是儒者之癖於學有未可容
易評論若武子之癖是病於玩物王氏之癖是病於
溺愛其他嗜麴蘖者似達然或病於狂好絲竹者似
和然亦病於蕩以至煙霞之痼水石之旨是皆僻而
病者也乃若詩之爲藝實自三百篇始吾夫子所雅
言者也夫子刪詩之後雖無風雅之作然隨其性情
發之爲吟詠者何莫非三百篇之餘響也余觀建安
以來歷唐宋至于今賢人達士之作名家於千古者
指不可勝屈而如杜工部之一生忠義亦自言爲人
性癖耽佳句云爾則詩之爲癖亦古人之所不免於

君獨何病乎雖然因君之所好而吾有所加勉焉以
君之才居今之世能自拔於流俗嘯傲傲朗以吟風
弄月爲樂者豈不誠豪士哉但君子所樂有大於是
者以君酷好於詩者移之於內養吾中和之性充乎
中而發之爲英華則無是病而有是樂又何如也昔
退陶老先生於放翁有終詫詩狂自絕聽之譏吾敢
以是艾君之癖君其有意乎姑書詩軒上以俟君名
之翰字乃憲與余最相善宅邊有文杏樹亭亭可愛
是爲君日哦之所仍以自號云

金後庵遺集序

吾東都古稱多碩德文章之士而安康縣在東都尤有稱焉蓋以大賢桑梓之里在縣之東俎豆之院在縣之西其遺風剩馥之及於後者然也試以百年前言之有若魯庵金公竹軒李公蒙庵李公在縣東西而後庵金公居其中於魯庵則尊事之於竹軒蒙庵則切磋之俱以碩德文章有名於時而至今爲東都後生之稱誦焉樹仁生也晚未及握衣於几席之下而只有曠世緬仰之懷間者後庵公五世孫最重袖遺集一冊來示之始得盥手奉閱焉則文章贍富不離不飾惟意之適真所謂德性之蘊而發於外者第

其所載只是吟風詠月悼死哀生者殆十居八九恨無鋪張緒論以垂示後人也雖然吾於公自叙賦一編乃得公平生實行而學問之功有不可掩者矣蓋公以十歲孤童奉慈命隨伯氏後負笈從師於百里之外喫辛耐苦閱歷寒暑其間曠省之懷望雲之思殆使人欲涕其他待親戚處鄉黨之道亦無不備載於編裏以至晚暮之年困窮喪威非常人之所可堪而公能以理自遣不失性情之和而終之以貽謨後昆之辭公之終始行蹟於是賦可班班考也而其中有曰宐不貳於天壽益修善而勉之又曰行事不敢

以非禮處心不敢以不敬雖或不知而妄行知之不
敢爲也此七八句語尤非能言之士所及也况此敬
之一字實聖學中單方妙訣而乃能筆出於悲愁鬱
悒之中爲自家操心之方苟非有得於問學之深者
其能之乎一羽可以知彩鳳又何必多爲哉嗚呼公
卽江湖先生之後也其闕閱承籍不後於人而竟不
得霑一命卒坎壈以沒世雖若可恨然橫渠張子有
言曰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安知公玉成之德不由
乎是也若夫公謙謙之德悠然之趣有後翁說雙清
記在最重甫請一語弁于首樹仁以不文辭不獲且

吾兩家世好有不可終辭者歆書此以歸之俾東都
後生得以尋逐影響云

